戒子通錄

三

戒子通録卷五

宋 劉清之 撰

蘇丞相訓子孫詩

頌字子容丹陽人元祐丞相紹聖家居作述懷百韻以代家訓今取其略云 按以後録宋人語標題内俱不直書其名蓋當時尊禮先進之意今亦各仍其舊

我昔就學初髫童齒未齔嚴親念癡狂小藝誘愚鈍始時授章句次第教篇韻十齡獨侍行千里赴朝覲應門待賓客睦族周親分箕裘襲素風蘭芷漸腴潤佔畢自忘勞攻堅常切問六經日沈酣百氏恣蹂躪籯書迨今

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戒子吟云至寶明珠非有纇全珍良玉自無瑕為珠為玉尚如此何況為人多過差

又云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又云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

亦尊唾地如汙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類面奏
圍脫襟屣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
焉勿謂末也本實由之毋悅於新毋駭於奇驟得必舍
久而寖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所底止必恭其
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
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
之初愚智混混學如蜺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實由昔
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性本渾全

日姑且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命乃中扃泯
泯棼棼以敬直之如風掃敍一道通明振古如茲曰予
衰矣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心有聞

張忠獻遺令 名浚字德遠廣漢人紹興丞相

婚禮不用樂三日後管領親家即隨宜使酒成禮可矣
不當效彼俗子徒為虛費無益有損　祭禮重大以至
誠嚴潔為主別置盤盞碗碟之類常切封鎖以待使用
喪禮貴哀佛事徒為觀看之美誠何益不若節浮費

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譏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古人疾遽蒢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

殊再拜領手書深喜王事外尊候萬福長幼安寧四郎下面二孩兒知已取在彼不知令讀書否假如性不高亦須勤令讀書學書學禮度視老宿有德之人所冀向後自了得一身免辱門户也切切此最日夕急切之事二十七殿直一二年來大叚聽人言語謹卓不曾出入無識好惡甚得力免勞人心力亦應是從有家累知惜身事兄弟且免一件憂煎所以因信上聞希令諸子知之若箇箇稍學好事免為人所嗤笑成立得身事則尊

惟皇考豐安則王父松楸各萬株崗勢擁城府二塋相去閭近止一舍許前曉揭旌牙蠲潔具罍俎芬馨達孝誠儼若侍容語禮成無一違觀者競如堵退惟愚小子未老膺旄斧顧已胡能然世德大門户思為後嗣戒永永著家矩子姪聽吾言汝各志心膂汝曹生綺紈得仕匪艱若學業勤則成富貴汝自取仁睦周吾親忠義報吾主聞須求便官墳隴善完補死則託二塋慎勿葬他所得從祖考游魂魄自寧處無惑葬師言背親圖福祜

可不念哉　與姪通理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
昨日遞中書頗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
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
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
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
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
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
可觀此為戒也

隱盖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

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

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為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官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耶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為天子巡守至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火焚乎　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案恒字舊本作常貞字舊本作正蓋避真宗仁宗諱今改正）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

張無盡 名天覺 案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蜀之新津人紹聖執政此云名天覺誤也

父孝子必孝不教亦須孝自已身不孝養子謾勞教慈烏本來孝何曾得人教孝是種子法不由教不教

戒子弟言 王文正 旦字子明魏州人景德丞相

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恃相輔家事泰侈

戒子言 高瓊 亳州人景德大將每戒諸子

毋曲事要勢以斬進身若吾奮節行閒至秉旄鉞豈因

此身可謂虛作一世人也食已無事經史文典謾讀一二篇皆有益於人勝別用心也與人交游宜擇端雅之士若雜交終必有悔且久而與之俱化終身欲為善士不可得矣談議勿深及他人是非相與意了知其為是為非而已棊弈雅戲猶曰無妨毋及婦人嬉笑無節敗人志意此最不可也既不自重必為有識所輕人而為人所輕無不自取之也汝等志之

庭戒　宋景文 祁字子京安陸人嘉祐從臣

要舉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為忠於朋友則為信於事為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戚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及吾云何可以為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

蓄息妯娌衆多內言多忌人我意殊禮義消衰詩書罕聞人面狼心星分瓜剖處私室則包羞自食遇識者則強曰同宗父無爭子而陷於不義夫無賢婦而陷於不仁所志者小而所失者大至於危坐孤立患害不相維持此其所以速於苦也庭堅聞而泣曰家之不齊遂至如是之甚可誌此以為吾族之鑑因為常語以勸焉吾子其聽否昔先猷以子弟喻芝蘭玉幹生於階庭者欲其質之美也又謂之龍駒鴻鵠者欲其才之俊也質既

以五千膏腴就貧兄不亦畀乎子高曰我一房爾何用五千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登第仕至大中大夫舉家受蔭人始曰子高心地吉乃預知兄弟之榮也然此亦人之所易為也吾子欲知其難者願悉以告昔鄧攸遭危厄之時負其子姪而逃之度不兩全則託子於人而寧抱其姪也李充在貧困之際昆季無資其妻求異遂棄其妻曰無傷我同胞之恩人之遭貧遇害尚能為此況處富盛乎然此予聞見之遠者恐

未可以言人又當告以耳目之尤近者吾族居雙井四世矣未聞公家之追負私用之不給泉粟盈儲金朱繼榮大抵禮義之所積無分異之費也其後婦言是聽人心不堅無勝己之交信小人之黨骨肉不顧酒胾是從乃至苟營自私偷取目前之逸慾縱口體而忘遠大之計居湖坊者不二世而絕居東陽者不二世而貧其或天歟亦人之不幸歟吾子力道問學執書冊以見古人之遺訓觀時利害無待老夫之言矣於古人氣槩風味

不形於色然後可以為佳士

唐子滂 字惠潤作

孝義篇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固而百枝生焉鷹隼羣飛鳳凰遠逝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聖人聞諫若味甘愚者得諫若食荼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寐易容

皇考戒 柳開 字仲塗國初崇儀使其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

上手低面聽戒云云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 案宋史柳開大名

牧羣豕今夏赤旱天斲琢誰家子播種甚莽鹵苗稼安能起秋來連月雨柴門晝不啓新晴一携杖出户聊徙倚重到田中立黍稷何疑疑吐穗欲及肩烏雀亦深喜力穡乃有秋斯言不虛矣向使嬾種植荒榛殊未已有書閑不讀為學還如此　蔬食云吾為士大夫汝為隸子弟身未列冠裳庶人亦何異無故不食珍禮文明所記况非膏粱家左宦之背費商山水復旱穀價方騰貴更恐到前春藜藿亦不繼吾聞柳公綽近代居貴位每

苟得禄利略無媿耻吁可駭哉吾顧汝等不廁其間又見時人肆胷臆事頬舌舉止軒昂出繩檢之外而觀其行實往往無取大抵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其以軒昂而得者累過積非即成禍敗是以君子居不欺乎暗屋出不践乎邪徑外訥於言而内敏於行然後身立而名著矣　又見好奢侈者服玩必華飲食必珍非有高貲厚禄則必巧為計畫規取貨利勉稱其所欲一旦以貪汚獲罪取終身之耻其可救哉

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苟祖宗之意無親踈則飢寒者吾安得不卹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以入家廟乎　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常言之地案文集作不同當言責之地　且温習文字時聞名試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

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與直講三哥

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案文集此條與宅眷賢弟書

大參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勿作書求人薦拔但自充實為妙案文集此條與集賢學士書惟慎勿作書云云集作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

將就大對誠吾道之風采宜謙下兢畏以副士望與賢良

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為意耶門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為國家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

胡文定 安國字康侯建安人紹興從臣與子寅書今略取十二事

上殿劄子推得元意廣大得敷奏之體更趨簡約為妙詞命貴無長語紀作用貫處 竊進人才所補者大契舊之間固無彼此然必每事盡誠告之使善出於彼吾無與焉則為善矣 誠實無私曲說得來自别聽者亦須感動 出身事主不以家事辭王事為人臣無以有己吾說如此更以大義裁斷之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 公事私事一切皆參着意經理須

大之業

送終禮　　高司業

閌字抑崇明州人紹興從臣作送終禮三十二篇此篇戒子

吾家他日如營居室必先家廟其餘堂寢之制僅可以叙族合宗吾百歲之後惟嫡子孫相繼居之衆子别營居焉蓋嫡庶之禮明而人自知分矣古者父子異宫兄弟異居但同財耳故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

不足則資之宗今人不知古人異居之意而乃分析其居更異財焉不亦誤乎且析居之法但取均平以止爭端而無嫡庶之辨此作律者之失也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若兄弟探籌以析居則廟無定主矣而律復有婦承夫分女承父分之條萬一婦人探籌而得之則家廟遂無主祀也而可乎惟我子孫其遵吾家法庶幾他日漸復宗子之禮不待譜牒而人各知其本支所自如好禮者亦效吾家而行之雖措之天下可也

於名師以文采論議為華以孝友謙慈為基識欲遠而不欲近志欲高而不欲畀若是則其達也必能卓然有立以示百僚之準式其窮也亦將介然自重以為一鄉之表儀苟惟不然是林林而生泯泯而死者耳尚何以名男子為哉

童蒙訓　呂舍人本中字居仁東萊人紹興從臣訓其子姪今略取之　案本中宰相許國公夷簡之元孫申國公諡正獻公著之曾孫滎陽公希哲之孫東萊郡侯好問之子

本中徃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

陽公謫居符離趙丈仲長演公之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瓌寶亦以上書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丈事公如嚴父兩人日久在公側公疾病趙丈執藥床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丈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　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疾病少間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丈及公子孫游焉亦一時之盛也

學矣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學問工夫全在浹洽涵養藴畜之久左右采擇一旦氷釋理順自然逢原矣非如世人强襲取之揠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　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

戰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范宣子子產之言皆切論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慼敗卒無以立

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放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處當官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

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利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

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
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
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
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
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
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
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